



00020

南唐書卷第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歛兵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

南唐書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

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  
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  
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  
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  
誨爲劔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遜文  
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  
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  
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  
南唐書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  
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  
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  
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  
曰狐疑且生變察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  
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瀕之文徽果敗被  
執誨全軍還劔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  
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取塗地誨在兵間皆

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劔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南唐書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

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

南唐書

卷之十二  
四

汲古閣

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

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  
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曰淺守境  
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  
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  
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  
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  
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  
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  
南唐書

卷之十二  
五

汲古閣

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  
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  
雜居物議闐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  
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  
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  
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  
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  
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

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潁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儻通左氏春秋南唐書

卷之十二  
六

汲古閣

與楊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旣留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

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禎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

南唐書

卷之十二  
七

汲古閣

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禎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爲垂泣元婦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  
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  
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  
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  
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  
兵將遜之時固未爲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  
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  
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卽亡而  
南唐書

卷之十二

汲古閣

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卷第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

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  
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  
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  
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  
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  
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  
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  
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聞若遽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  
周人遯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  
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  
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  
之陽徵宋亳陳潁許秦宿州丁夫數十萬備  
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  
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  
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

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  
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  
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  
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  
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  
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  
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  
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斬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  
皆爲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  
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  
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  
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  
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  
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  
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

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  
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  
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  
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  
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  
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  
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  
之扼吭憤歎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  
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  
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戊申世  
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  
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  
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  
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  
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

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  
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  
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  
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  
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  
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  
請於朝列仁贍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  
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  
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  
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  
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  
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  
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

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  
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  
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  
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  
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  
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猶  
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

南唐書

卷之十三  
六

汲古閣

喬輩薦于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  
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嗣位遷虞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遷知制誥  
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主以  
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周有言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  
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

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  
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  
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  
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  
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蛭也值之  
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  
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  
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  
往而記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  
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  
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  
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  
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  
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  
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



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  
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  
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曰  
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  
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  
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  
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  
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悒悒如日將暮古有桀紂  
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  
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  
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  
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  
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

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眞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過矣後主非強懷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旣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

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爲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尙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

南唐書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

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  
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爲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  
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  
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  
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

南唐書

卷之十三  
十一

汲古閣

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  
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及爲相雖自以肺附盡忠不貳然寡  
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

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  
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  
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  
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  
慨不及其私翼曰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  
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  
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南唐書

卷之十三  
十二

汲古閣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於  
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  
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  
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  
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  
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  
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

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尙醒  
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我  
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  
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  
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  
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  
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  
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遷刑部

南唐書

卷之十三  
十三

汲古閣

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  
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  
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  
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逼曹劉今若上  
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  
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  
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  
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

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南唐書

卷之十三  
十四

汲古閣

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

貪土地也怒人不實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南唐書

卷之十三  
十五

汲古閣

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劔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



其饗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銀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亾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南唐書

卷之十三  
十六

汲古閣

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害

南唐書卷第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曰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南唐書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懼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搃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遯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

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  
唐將帥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  
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  
且言周師曰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  
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  
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  
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  
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

南唐書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  
至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  
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  
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亾相踵  
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  
小城使汝自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  
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  
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

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  
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  
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惠  
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  
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  
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  
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  
之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南唐書

卷之十四  
三

汲古閣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  
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  
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  
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  
下發州民濬老鶴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  
江勢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  
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  
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

解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  
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  
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  
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  
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  
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  
南唐書

卷之十四

汲古閣

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  
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庫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爲  
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亾久不見用會周侵淮  
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  
鄭元華皆拔爲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  
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  
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

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  
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  
噪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  
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  
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  
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於後主  
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  
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  
南唐書

卷之十四  
五

汲古閣

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  
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  
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  
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  
預謀後主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勳朱全贊掌兵  
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  
回適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  
已爲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

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  
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  
肇尤爲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  
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  
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爲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歙州刺  
史肇之後初名克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  
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  
南唐書

卷之十四  
六

汲古閣

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  
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亾去至新淦客於土  
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  
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  
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  
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諂之  
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亾賴以屠販爲事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摠貨誣山中浮屠以邀

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鼂號廬山三害  
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  
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爲薪以自  
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  
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  
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喬聳然異之用  
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  
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  
南唐書

卷之十四  
七

汲古閣

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  
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  
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  
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  
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  
及王師來討以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



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

南唐書

卷之十四

汲古閣

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龔慎儀兄子贊善大夫頴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叔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

已而復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崩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  
弊士率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  
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  
迺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  
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  
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  
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  
南唐書

卷之十四  
九

汲古閣

以素行爲有司所擯終國亾不仕久之遊京師  
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鼇恥  
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  
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  
事親以孝聞涖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  
間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  
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感不知所爲陳覺李徵

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

南唐書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

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亾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南唐書

卷之十四  
十一

汲古閣

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

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  
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  
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  
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  
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  
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  
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  
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  
南唐書

卷之十四  
十一

汲古閣

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  
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第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生講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南唐書

卷之十五

汲古閣

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調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

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尙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  
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  
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  
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  
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興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  
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  
南唐書

卷之十五

汲古閣

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遯去歲餘劔州刺史陳  
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  
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  
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  
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  
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  
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

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箠

南唐書

卷之十五

汲古閣

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爲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



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  
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  
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  
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  
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  
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  
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爲濠

南唐書

卷之十五  
四

汲古閣

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爲政苛虐  
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  
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  
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  
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  
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  
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

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亾洞過南唐書

卷之十五

汲古閣

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爲屢爲有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爲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東走吳越爲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

伏誅

汪召符歛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  
宋齊丘頗抑之召符貽齊丘書諄其疾已才齊  
丘大怒密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蚞  
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  
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後王  
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  
南唐書

卷之十五  
六

汲古閣

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  
慶爲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  
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  
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旣  
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  
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王司必延  
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

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  
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帝北  
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舉爲首  
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  
喬程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秘書  
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  
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  
南唐書

卷之十五  
七

汲古閣

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  
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  
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  
爲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  
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  
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  
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

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旣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

南唐書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

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爲不可遂  
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  
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  
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爲觀察使遣州兵給儼  
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曰  
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  
見防何也忌慚卽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  
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  
南唐書

卷之十五  
九

汲古閣

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  
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  
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  
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  
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爲富饒山澤  
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  
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

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勲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為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勲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為異時南唐書

卷之十五

汲古閣

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勲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史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

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亾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南唐書

卷之十五  
十一

汲古閣

躡乃直前摔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尙敢訴耶遂罷其職從郢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邁俊可愛國亡歸



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蒯鼈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亾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紹俱事吳武王輿初爲小南唐書

卷之十五  
十二

汲古閣

按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爲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

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爲  
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  
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爲左宣威統軍歷鎮  
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  
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  
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  
爲謀曰今獨可卽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  
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他謀卽從其計至金陵

南唐書

卷之十五  
十三

汲古閣

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入推其長者元宗嗣  
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  
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  
中旁一人獨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  
至老不贖亦無癢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劔驅士  
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  
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譎諛學揣摩尤爲

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

南唐書

卷之十五  
十四

汲古閣

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爲浚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併置沖敏建封於

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以厚賂結岑爲奧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  
言稱彥貞爲將如韓自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  
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沖敏爲厲召道  
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

卷之十五  
十五

汲古閣

南唐書卷第十五

南唐書卷第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勝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爲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息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

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邊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曰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邊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邊愛亦弛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邊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邊宮中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

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卽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爲皇后後主卽位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箴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息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

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賜燒糟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舍王卒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尙幼未知嫌疑對曰旣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  
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  
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  
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  
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  
病疽鉉對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  
厲乎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  
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  
南唐書

卷之十六  
五

汲古閣

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  
國亡從后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  
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  
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  
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

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

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邊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尙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

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

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爲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

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

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

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爲易國士也宜夙夜納

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

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

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  
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  
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  
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慢至鎮專恣尤甚景  
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爲太子弘冀嘗被譴於  
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  
忿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知之乃使親吏持醜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  
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  
未歛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計悲悼左右欲少  
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  
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之事竟不之  
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  
極於焦勞七月旣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

烈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  
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  
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  
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旣迫於羣  
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  
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  
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  
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入以爲

南唐書

卷之十六  
九

汲古閣

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  
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  
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  
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虛  
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  
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  
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  
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

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大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暘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暘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鞠養景暘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贛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

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  
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邊大重之峴卒言及  
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  
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  
景邊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  
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慶  
從信凡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  
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一

汲古閣

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  
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識曰東海  
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識又  
有識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  
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  
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  
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

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  
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  
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尙少不習軍旅事遣使  
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  
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  
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卽日大爲戰守之  
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龍武都虞候  
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  
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二

汲古閣

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  
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  
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  
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  
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  
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  
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



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景遂遇醜語在其傳元宗旣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王茲睹來章備形縲旨敘此曰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三

汲古閣

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敵國元宗乃已

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常顯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在侍饕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

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四

汲古閣

清古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卽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

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卽拜從善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五

汲古閣

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幙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息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餠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褻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孫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惰心

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  
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艤被牆宇以耗帛  
論丘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  
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  
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  
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愴家艱之  
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歧予足望復關  
兮睇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

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六

汲古閣

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連沍無一驩之  
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  
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  
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  
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  
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鑑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  
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鑑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

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  
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  
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  
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  
僚稱賀閣門趨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  
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  
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  
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

南唐書

卷之十六  
十七

汲古閣

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  
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改名從  
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爲奕棋詩有思致後主  
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  
降鄂國公歸朝爲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  
月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

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

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

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

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南唐書

卷之十六

汲古閣

主凶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  
爲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

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

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

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

作聲仲宣因驚癩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

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遽數日而

絕



司唐詩

卷之十六

及古詩

